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目錄

卷五

香奩集

并序。八首。附雲
庵叟踏莎行八闋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目錄 終 卷五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卷之五

香奩集 并序

雲間詩社香奩八題無春坊才情者多為
 題所困縱有篇什正如三家村婦學宮妝
 院體終帶鄙狀可醜也晚得玉樓子八作
 眾推為甲而長短句樂府絕無可拈出者
 雲菴老先生寄示踏莎行八闋讀之驚喜
 先生蓋松雪翁門倩今年八十有三矣而

堅強清爽出語娟麗流便此殆雪月中神
 仙人也謹以付翠兒度腔歌之又評付龍
 洲生附八詠詩後繡梓以見王孫門中舊
 時月色雖閱喪亂固無恙也至正丙午春
 三月初吉錦窠老人楊楨叙

錦窠一作錦窠

金盆沐髮

華清春晝賜溫泉綰脫青絲撒一編翠雨亂跳花
 底月黑雲半掩鏡中天銅仙盤滿添香露玉女盆

傾拾翠鈿攏得雲鬟高一尺罍冠新上玉臺前

踏莎行

以下八闋俱雲
蒼叟王德璉作

寶鑑凝膏溫泉流膩璫纖一把青絲墜冰膚淺
 漬麝煤春花香石髓和雲洗○玉女峰前咸池
 月底臨風輕把犀梳理陽臺行雨乍歸來羅巾
 猶帶瀟湘水

月奩勻面

一片清光照勝寒玉容滿鏡掩飛鸞素娥照見黃

金闌絳雪鎔開白玉盤
翠點柳尖春未透
紅生櫻
顥落初乾好風與我披羅幙
一朶芙蓉正面看

踏莎行

冰鑑懸秋瓊腮凝素鉛
華夜搗長生兔
玉容自擬比姮娥
粧成尖恐姮娥妬
○花影涵空蟾光籠霧
芙蓉一朶溥秋露
年年只在廣寒宮
今宵鸞影驚相遇

玉頰啼痕

天然玉質洗鉛華
恠底偏將半面遮
紅滴香水融
懶隨彩粘膩
雨上梨花收
乾通德言難盡
點濕明妃画
莫加聚得斑斑在
何處軟綃寄與薄情家

踏莎行

粉凝紅冰香銷懶隨鏡
鸞影裏人憔悴
梨花帶雨不禁愁
玉纖彈盡相思淚
○恨鎖春山嬌橫
秋水臉桃零落
臙脂碎故將羅帕搵
啼痕寄情欲止相思字

黛眉顰色

按樂園開列滿堂春愁何獨損清揚蜀山煙雨雙
尖瘦漢柳風霜兩葉蒼索画未成京兆譜欲啼先
學壽陽妝蕭郎忽有山期報喜見天庭一點黃

踏莎行

淡掃春痕輕籠芳靨捧心不效吳宮怨楚梅酸
感翠尖纖湘煙碧聚愁萋萋○紺羽寒凝月鉤
金灩鶯吹咽處微偷斂新翻嫵態太嬌嬈鏡中

織綵和香點

芳塵春迹

是誰步屨印微茫便似名家春滿床軟雪消時痕
見底好風生處步生香綵雲飛上鞦韆蹬芳草侵
來蹴踘場愁絕侶癡成獨立綵鴛拾得在東墻

踏莎行

金谷遊情消磨不盡軟紅香裏雙鴛印蘭膏步
滑翠生痕金蓮脫落凌波影○蝶徑遺踪鴈沙

後集
四
凝澗為誰留
下東風恨
玉兒飛
化夢中
雲青蘋
流水空
仙詠

雲窗秋夢

骨冷魂清酒力微
路迷錯草足還非
羅浮曉月相
將落巫峽斷雲何處飛
金彈撇過驚忽忽
玉龍嘶
了尚依依
不知直到鈞天所
記得霓裳樂譜歸

踏莎行

煙冷瑤櫺神遊貝闌
芙蓉城裏花如雪
仙郎同

躡鳳皇翎
千門萬戶皆明月
○海碧山青天荒
地老
滿身風露飄環珙
高樓画角苦無情
一聲
吹散雙飛蝶

繡床凝思

綵線添來日正遲
香絨倦理一支頤
心遊飛絮渾
無著身
蛻枯鱗
忽若癡
花幘錯描愁
伴覺金鍼閣
住許誰知絕
伶小玉情緣重
到死春蠶始絕絲

踏莎行

翠藻文鴛交枝連理金鍼停處渾如醉楊花一點是春心鶻聲啼到人千里○喚醒離魂猶疑夢裏此情恰似東流水雲窗霧閣沒人知綃痕
浥透紅鉛淚

金錢卜歡

紫姑壇上囑方兄忽聽呼盧擲地聲星斗未分牛女會陰陽先判雨雲生青蚨孕子寧無兆玉蝶化身元有情寶鏡重圓三五夜重磨半月問虧盈

踏莎行

暗擲龍文尋盟鸞鏡龜兒不似青蚨準花房羞化彩蛾飛銀橋密遞仙娥信○錦屋瓊樓薄情飄性碧雲望斷紅輪暝珠簾立盡海棠陰待
溫遙夜鴛衾冷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卷之五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目錄

卷六

續奩集

并序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目錄 卷六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卷之六

續幣集 并序

陶元亮賦閑情出暫御之辭不害其為處
 士節也余賦韓偓續奩亦作娟麗語又何
 損吾鐵名心腸也哉法雲道人勸魯直勿
 作艷歌小辭魯直曰空中語耳不致坐此
 墮落惡道余於續奩亦曰空中語耳不料
 為萬口播傳兵火後龍洲生尚能口記又

付之市肆梓而行之因書此以識吾過時
道林法師在座余合手曰若墮惡道請師
懺悔桃花夢空楊禎氏自序

學琴

阿琰胡笳不足傳離鸞別鶴意淒然請郎為洗箏
琶耳不惜為郎彈絕絃

學書

歌徹陽春酒半醺玉尖搨筦蘸香雲新詞未上鴛

鴛扇醉墨先汗缺蝶裙

演歌

鸞翼舌巧言猶捺字字使君親口教今日金錢初
受賞倚聲同合鳳皇巢

笙名

習舞

十六天魔教已成背反蓮掌苦嫌生夜深不管俳
場歌尚向燈前蹋影行

上頭

新年攏鬢及笄期雲綰盤龍一把絲揜鏡問人人
盡道南梳北裹總相宜

染甲

夜搗守宮金鳳蕊十尖盡換紅鴉嘴閑來一曲鼓
瑤琴數點桃花汎流水

照画

画得崔徽卷裏人菱花秋水脫真真只今顏色渾
非舊燒藥燥頭過一春

理繡

揀得金針出象筒鴛鴦雙刺扇羅中却嗔昨夜狸
奴惡抓亂金床五色絨

出浴

初訝洗花難抑按終疑沃雪不勝任豈知侍女簾
帷外剩取君王數餅金

甘睡

漏減良宵晝日遲困人天氣酒中時東家女伴太

嬌劣偷解裙腰竟不知

相見

酥凝背甲玉搓肩只訝紅綃覆白蓮底是太陰藏

火性狂夫夜夜為君然

相思

深情長是暗相隨月白風清苦苦思不似東姑瘦

醉酒懞天席地了無知

的信

平時詭語難為信醉後微言却近真昨夜寄將雙

豆蔻始知的的為東鄰

私會

月落花陰夜漏長相逢疑是夢高唐夜深偷把銀

釭照猶恐慙奴瞰隙光

成配

看山暗淡向殘燈一半雲鬟撒枕稜回體著人嬌

欲泣自家揉碎研繚綾

洗兒

曾向金盆弄化生寶珠親見掌中擎從今不帶宜
勇草豆蔻含胎恐太并

秋千

齊雲樓外紅絡索是誰飛下雲中仙剛風吹起望
不極一對金蓮倒插天

蹋鞠

月牙束勒紅幪首月門脫落葵花斗君看脚底軟

金蓮細蹴花心壽卽酒

釣魚

敲針作釣投水隅豈圖口味膾王餘鯉魚腹裏牽
芳餌萬一行人有素書

走馬

胡女牽來寧叱撥輕身飛上電一抹半兜玉鐙裝
湘裙不許春泥汗羅襪

按二十詠中剪裁香奩者凡四章浴思

信配是也先生又有和趙八節使七言
八句二十題尤膾炙於粉黛筵中惜逸
去先生令琬補逸何敢何敢
至正甲辰夏五月初吉龍洲生章琬孟
文謹拜手跋

余在京知經筵事時聞先生長者說
楊鐵崖為有道之士後數年始讀所為
文章得見其道德之蘊誠為一代人表

我朝天下大定奉詔脩書復命賦
詩稱旨得完節歸全卓哉志行之高
也余又見復古詩集讀其琴操不讓退
之其宮詞不讓王建其古樂府不讓二
李其漫興冶春遊仙等題即景成韻使
老杜復生不是過也而香奩諸作尤娟
麗俊逸真天仙語讀此而其他所能槩
可見矣竊恨生晚不得撰杖屨從後也

姑題數語于篇末以志余景仰之深意
云

正統元年丙辰春三月初吉廬陵楊士
奇謹識

鐵雅先生復古詩集自琴操至宮詞女
史香奩諸題凡一百二十五首宣德中
余直 文淵閣得一見於少師廬陵楊
公處因喜其詞雄偉娟麗讀之不忍釋

手乞歸錄之屢欲鐫梓而未遂乃珍藏
篋笥庶幾好古君子刊布四方俾有志
者共之為余之所深望也時

正統丙辰春三月初吉崑山衛靖謹題

鐵崖先生復古詩集卷第六

兩劄遺言首敘

皇朝設科取賦呂古彙名故求今科文於古者蓋
 兼出於賦矣然賦之古者豈易言哉揚學靈曰詩
 人之賦麗呂劄詞人之賦兩呂淫學靈知古賦矣
 至其所首彙賦又蹈詞人之淫而乖風雅之制何
 也豈非賦之古者自景筦磨勒宋五枚藥司馬相
 如呂來連則彙已遠矧其下者乎余蚤季學賦嘗
 私擬數十百題不過應場屋一日之敵爾敢望古

詩心之則哉既而誤矣有司所采刪筐篋所存悉
矣好事者得公近至錢塘又有呂舊所製梓於書
坊卒然見之蓋不異房桐盧之見故物於破甕中
也且過呂劓名而吾同季黃學肅君又贅呂評語
益表刺畫之過讀之使人惶焉不盲勝也因述賤
之比義古詩而不易於劓者引於編晉且用謙不
敏云至正二年壬午正月會稽楊維禎撰

麗則遺音目錄

元丁郊進士邵武黃清老子肅評

卷一

哀三良

評云此題與延陵望諸皆騷人題也自
韓子作田橫文後難於下手此作音節
既高議論兼至讀之使人淒然不自勝
足以繼秦人黃鳥之哀真感慨悲歌之

士也

懷延陵

評云此辭乃聖經之鼓吹而辯又胡氏之忠臣也

弔伍君

弔望諸君

評云此作蓋又欲爭後先於柳文者也

悲舒王

評云是老平日得失成敗亦槩見于此矣

弔陳了翁

評云自三良至此凡六篇據義正而立語精皆寓史斷於騷人之詞者也學者熟此可以識古賦之則矣

憂釋

評云此文宣壹鬱而摠耿介班幽通張

思玄韓言志柳懲咎之作也

乞巧

評云始觀柳作以為極閎麗之辭使人不能加者也而不知復有是作也然柳非窮之極則不能以有是文僕於鐵崖

亦云

麗則遺音目錄

終卷一

麗則遺音卷之一

元丁郊進士紹興楊維禎廉夫著

哀三良

訪西戎之霸國兮歷岐豐之故疆過橐泉之古墓
兮敬有弔乎三良曰子車氏之伯叔兮實百夫之
稱特既委質以事君子雖殺身其不惜然君子有
不死兮死不以其私貴以義而制命兮矧命亂而
不治感一語以自信兮誓九土以同歸哀三仲之

稱良子異乎顛之從違何嗣子之弗君子又驅良而無遺百七十人之同死子不啻備而腐之雖戎索之陋風子亦秦人之家法傷王靈之不振子肆諸侯之專殺後驪山之從事子海鳧鳥以深藏詔後宮以從死子知秦德之不長嗚呼戲哉古無殉死子秦實不仁良不可贖子徒百其身黃鳥子嚶嚶哀良之死子不如無生臨深穴子穴已平霜露瘠子天無情些吾文而敬弔子激天籟而悲鳴

懷延陵

延州季札吾聖人予其賢又表其墓太史遷發其仁心慕義無窮其知札矣近代傳經者獨以為聖人貶札咎札不為季歷而効子臧以致辭國生亂吁是說也顛計利害而不計義之所在尚為知春秋者哉札自以諸樊為義適而不敢奸國則知札與州吁皆庶也壽夢欲越三長嫡而立一季

庶所謂亂嗣不祥者也而况三伯仲俱無
太伯仲雍之奔季子棄室而畊者正也及
夷末卒而欲致位於札札之見微固已逆
料光僚之必悖於其後故剛執始終之志
又札之明也季子之道正而明而謂聖人
貶之乎春秋書名固有美例而憑以爲善
惡之斷求經之陋者也三傳有因札進吳
之說其名札者成尊於上也謂名爲貶得

乎余作懷延陵辭因復置彛使談經者不
失聖人之旨則不枉乎季子之道者也

昔三吳之開國子實周先之長宗曰端委以自律
子聿荆夷而不從嗟後之人弗率子將自同於啓

戎去諸姬以日遠子十有四葉而稱王叶夫何乘

之逆德子又鍾之以順嗣既博物又閱覽子仍約
中而通理識周之所以東子基之所以南聖之所
以憾子德之所以慙類北學於周公孔子子羗不

讓夫東郊過齊晉之大邦子警貪功與好直魯宗
卿之岌岌子憂好善而不擇辨鍾聲于戚邸子危
夫人之燕巢受衣紵于僞之贈子蓋驩然若神交
故受授於非其所受子律干鈞於一髮苟奸國於
不義子寧子臧之附節巢既隕乎諸樊子闔薦乎
戴吳天將啓乎季子子抑剪喪其夷孤悲上國之
使歸子賴先祀之猶有在也亂之生則有由子進
鱒諸而退以待也鷓夷載於江中子遊鹿上乎荒
之縣劍也

弔伍君

宮問七王以何在子歌至德之遺風遵閭門以
子子感特書之題空也矢吾辭以白心子比徐君
吾讀伍貞事未嘗不悲負處父兄之不幸
而訖至倒行逆施盖大不獲已者而世多
之以爲名不可也當負急于反讐遂不顧
急售吳光而進鱒諸殺人之父以報已之

又彼州于之子則將何所報哉此負失也
 而况父兄痛仇費無極也無能有兵於費
 而鞭墓以仇君益失也然負能用吳以復
 父兄之讐而又為夫差復父之讐之死不
 畔以畢志於其所事則忠為有餘矣惜其
 君不終用逆料後日沼吳之禍徒以表其
 言之明故予作哀負辭雖過其孝而多其

忠云

竊獨悲夫讒人之喪邦于甚楚子之熊居平朝吳

已去于繼出蔡朱何嗣子師之不幸于與讒而為

伍君一過已多于奪遂及城父殺嗟奢二子于一

死一生死不可以莫之就于生不可以莫之行脫

身東走于乃至吳鄙吳新有君于光楚日以馭叶

不三年其克報于繼入郢于州來胡罪人之斯失

于而不燔夫厲階擔包胥以必復于鞭王靈以為

乖犯讐天之弗違于曾不異夫闔懷懷曰平王殺

吾父我殺其

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計臣臣誰敢讐之君當鱗諸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必犯是余殺汝之進士子始已失其策也知反讐之急子行之倒

而施之逆也吾猶尚論其孤忠子保先君之嗣也

栖越子於會稽子洒靈姑之恥也

越靈姑浮戈擊闔廬闔廬卒于

郢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何甘饋差而忘越王之殺而又乎則對曰不敢忘

之豢吾子忘腹心之巨毒也黃池業乎成霸子忽

姑蔑之在目也到七士以何益子知負負一作人一亡而

國隨迫甬東之乞死子始地下之慙知已矣乎國

以人而張子亦以人而亡始讒費之禍國子終嬖

嚄之亂邦荃不察夫忠貞子矧外迷而內荒訪胥

山之遺廟子聲烈烈以稱王怒濤忽其殷足子些

靈馬於橫江

弔望諸君

吾觀戰國之相雄子曷有庶幾乎王者之師惟夫

子之出其時子而不軌於衆馳當其合秦趙於濟

西子拓汶篁以薊植下連城之破竹子曾何有乎

管子 卷之六
昔墨在兵法有脫兔乎胡三年之及拒豈其力之
不能乎抑要功於弗舉昔穆子之在鼓乎城可獲
而弗爲必食竭而力盡乎然後取戴鞮以歸觀夫
子之持重乎方戒令於鈔掠曰封墓以表閭乎有
孟津之遺略新王不以間入乎豈成名於小慧託
微罪以去國乎遂垂身於上計後吾不可以逆慮
乎紛成敗而智愚去千秋而尚友乎曰有人乎草
廬誓之死以鞠躬乎傷日中而濛汜援夫人以徵

昔乎增長悲於不已

悲舒王

偉夫子之得君子若阿衡之於成湯衆方疾步而
競趨乎意遲遲而不行幡然一起乎景星鳳皇材
博而利乎論高而強志堅而不拔乎行不撓而愈
剛赤烏凡凡乎尊之以師臣四海呼舞乎南方聖
人俾三代以同風乎匪堯舜則不以陳洗經學之
汚陋乎與讀法而成新經固有其造乎政豈祈於

厲民舉周官之勦說予胡獨忌夫春秋宜天有變而弗畏予人有讒而易售平聽鳴鶚以為鳳子唾窮麟以為跛牂松柏老而剪棄予喜植榆之驟長激長河使崑崙予豈滔天之能當瑟一解而絃絕予抱徵角以自傷何夫子得君之專予烈又如是其卑也曰事必待於自明予豈明良之相知也至要君之蹇淺予乃以蕪恥而自京帝托勃其有人予知夫子反身之未誠覽嘉祐之閔辨予乃成之

以知言吾令鷦鷯以夢魂予薦吾悲於九泉

甲陳了翁

彼紹聖其何時予惟黨人之蔽滋邪與正不兩立予君子常屈乎其時執往論而為國是予熙豐彼

以不孝之偽名元祐惇身服乎狙險予申二蔡以溫黨

為朋何夫子之弗黨予曰在彼為舉知固知蹇蹇

之為予患予甘茹毒其如飴嗟夫子之寡師予將

以殲其渠魁仗尊堯以為義予陪余身於觥摧尊

集以下觀秦陵徽之英識子亦聰聰之易寤也何為罪魁

操舟之倒槓子謂長梁其不可渡也遭余道夫九

江子且又濟夫南康願窮飛其曷逝子紛網羅之

高張嗟公道之不立子今之人又數化指蔡初既

要予以陸狄一作子又何倒戈以前御誓嫉邪以

死直子雖真越其非所辱審取舍以乾乾子生有

重夫所欲南北裂其有萌子知夫人之禍世三十

年之來徵子卒符言於前筮吾嘗愛元城劉器之

為剛子夫子又李杜之齊名慕危節以感激子此

千秋其若生

憂釋

天之何為使聰明而無信子明畏之無神賢不必

福子壽不必仁不義而富子好禮而貧蹠以考終

子聖泣袂於踣麟冶綫身於非罪子冉疾於括人

曾日食以萬資子汲九餒於旬之期郎三葉而不

邁子七世或嚴其遺飽侏儒欲死子長九尺者飢

司造虧羨予偏既反而曰迪逆其猶景響予吾壹
不知惠從之所歸匪仁吾弗依予匪誼吾弗據培
德植之翹翹予願俟時乎吾將茹夫何好修者見
殃予曰告予以不淑飢饉降喪予艱我水菽三釜
需養予風拔庭木言陟于圯予背樹隨覆填孰哀
其岸獄予變孰恤其困飢惡青蠅之伺物予肆射
工而含機紛碩鼠之貪婪予亦既樂萋楚之無知
曾歎歎而化祭予適窮困吾此時也鮮民之不如

無生予何久處乎此罹也吾令箕伯叱風予溘乎
余將逝也拍閭闔以開關予跪敷衽於帝也愍夜
田以貸恩予貨車子以可假感寄輦以泄私予亦
逃資于晝火界懷鳩以薦休予賂銅鈎又爲禍漫
鑄山以穰餓予抑富私而不果彼蒼茫以無端予
固遭遇之無怕既克定其誰憎予諒靡人而弗勝
逢逆境以順受予乃先民之所程編不怨夫漂瓦
予汙耳外之蜚聲吾何爲不豫予其無以心而累

形曰相訓而助信予吾將俟久於天人之監明誅
曰
棘人樂樂條其歎予不自先後集百蓼予輪根屈
盤別利器予事會膠膈見貞士予怵迫應物好惡
眊予窟若囚拘豈識道予夷險遷乘鱣變化予泰
宇泊然吾何疑於袈蓊予

乞巧

效柳儀曹

楊子振衣內福蹠足外寔龍火迫汜織阿弦晶天

高無雲仰見明星倬彼雲漢復道其昂兩宿東西
脉脉相望已而童子有請于前者曰今夕七七天
女紅織帝命嬪于河西而何鼓是匹神官役烏填
者遙翼兩旗既褰七襄攸昵是以人間之世穹樓
開張雜組經緯瓜果招靈蛛絲格瑞可壽可嗣可
富可貴心開目明手便足利凡有所求靡不如意
先生以拙累官曷不隨而祠之乎楊子聞言將信
將疑爰命童子輦峻几薦潔卮列瓜牙插竹綏仰

叩靈匹俯瀝凡辭拜拜稽首稱臣而晉告于天之
孫曰切念微臣某寔病至拙靈匕莫鍼神機莫拱
冥心頑尸倥傯岢謇言贅行嚮卷艱脆他人有
心百慧橫生舉一反三推縱達衡算無遺策籌無
不成臣獨不然關聰塞明利在而趨害萌而背首
鼠兩端觀望進退動輒得宜步無狼狽臣獨不然
手礪足礮周容以為度詭隨以為遷鴈肩以立羔
膝以前低頭出跨矯笑承拳破怒而嬉杓鑿相便

臣羞見之執方愈堅柔和熟軟滑稽宛轉突梯炙
膏截截善論移易是非售佞若蹇簧口電舌聽者
舞抃臣欲効之喉若有鍵人之巧宦鑽隙尋岐頻
要銀艾時更色衣意匠所發隨觸其機右官左調
我獨羞池特行予遭媚皎志予逢疑法吏藥事以
昧是非翻手升降我執弗依甘即曲罰以為世嗤
彼寔盜蹠迺名之為隨夷凡此拙疾更僕不了竊
聞天孫司天之巧幸逢歡旦仰瞻姣姣乞與餘恩

實臣蒙之再造也辭訖收聲屏息俯伏以聽命寥
廓中若有所令曰勗哉某我巧不可加於汝亦猶
汝拙不可加諸人也相汝下民淫巧滋新至德有
世填填瞑瞑道術相忘野鹿標薪煩告續訓巧於
說言非以泄民之天者耶刑羅憲網巧於法術非
以賊民之質者耶雕龍騁馬巧於譚辯非以離民
之款者耶挺仁提義巧於文章非眩民以多方者
耶醜讒魁貪巧於機械非淪胥民以敗者耶是以

知詐漸毒民極佻巧盱盱以爲誕瑣瑣以爲狡相
譸相張相效相矯世巧靡究帝心是慄我之所有
豈自秘寶獲罪于帝無所事禱勗哉某保爾之拙
庶近大道楊子聞靈音翹而懼少焉怡而悟於是
再拜稽首祗承靈命退而引酒以自歌歌曰
彼木者樗不才而自如子彼獸者狙恃巧而卒自
屠子巧者自巧吾不知其巧愚者自愚吾不知其
愚子游無爲子爲途休無用子爲居吾不知抱朴

翁之徒還真子之徒子

麗則遺音卷之一

麗則遺音目錄

卷二

禹穴

鎬京

評云極以西賓閔衍之詞而約以杜主
風諭之義非訕古佞今之作也

黃金臺

秦時

評云秦時終非三代盛典可以貶題極
以西都之眩耀而律以北京之法則可
以稱賦手矣

麒麟閣

評云此賦乃宮室帶史斷之題也音節
中能見折衷議論者爲難此作得之又
評曰賦尾多用婦美大傷文體此作獨
以感慨結之尤可爲則

鳳皇池

評云賦鳳皇池者多是一篇中書堂賦
間有善於形容者一段言鳳一段言池
一題乃作兩賦獨此篇用騷體串鳳與
池於渾然之中且一洗彤庭黃閣鴻蹕
鶴峙俳諧字面之爲快也語工不如格
高習蚩冷者固當在其下風

曹娥碑

評云是賦辭嚴義正可與色絲爭輝篇
末以宗瞞之不忠益表娥孝之難古今
史評未有及此者也

磨崖碑

評云此題史斷又難於無逸圖續史學
以成騷人之音又其所難也

麗則遺音目錄

卷二
終

麗則遺音卷之二

禹穴

會稽山為南鎮見周職方至于今祀典不
廢人以不見禹貢為疑禹貢書治水起止
自揚州止于震澤故會稽與淞河皆不登
載禹穴在會稽山見皇覽又見太史書人
以墓衣冠為疑考帝少康封庶子於會稽
以奉守禹之祀則禹穴在會稽無疑也真

誥以禹醉鍾山而仙去此異說之譌也又以穴藏禹治水秘策者尤謬故辯其說以

爲賦

追太史之東遊子躡夏后之巡踪過會稽之鉅鎮
子登宛委之神峰曰羣聖之所栖子闢陽明之洞
府問東廵之故陵子固已失其窠所繞古屋之雲
氣子瞻袞冕之穹窿雷霆掣夫鐵鎖子梅之梁子
已龍湫空山其無人子挂長松之落日枕荒草之

阡眠子栖專車之朽骨忽白日其有爛子射五色
之神晶闕神迹于一竇子眩太陰之窈冥世以爲
衣冠之壙子神書之寶也圭璧出乎畊土子彼臣
石者不可扣也曰玉匱之發書子遽困淪而天飛
賴餘策以洎鴻子復韞櫝以閱之夫以四載之跋
履子亦云行其無事錫玄圭以告成子始龜文之
來瑞何誕者之夸毗子異九疇而不經使穴書之
不泄子夫豈汨陳其五行觀連天之巨石子妙芥

鑿之無痕南笥削乎其玉立于東娥接其雷奔塗
峰歸其西北于執玉帛者萬億夫既游而遂息于
吾又何疑乎窳窳綿祀典之常尊于石豈泐乎一
拳妾鍾山之金酒于又何附會于妖仙噫嘻南望
蒼梧于東上會稽九疑傾洞于窳石悽迷秦之望
于低徊悲沙丘于不西客有醜酒荒宮而和之以
歌曰稽之鎮于南之邦紛萬國于來梯航若有人
于東一方酌予菲于薦予芳舞大夏于象德泳東

海于西江

鎬京

有西都賓問於北都主人曰昔宗周之經邑也眷
我西土寔惟作京烝哉武王適觀厥成主人亦嘗
聞其說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據土懷之素發古思
之幽博我以王道知我以宗周賓曰唯唯夫姬德
之興也始于后稷封自邰土長于公劉克篤前祐
去邰即豳躬服勞苦太王肇迹艱難岐下國人懷

歸從之如雨文王述業有此武功既伐于崇遂邑
于豐武集大統奄有四方遷都卜宅于昔有光肇
造區夏世有哲王受此丕基王配于京叶居良大哉
王之受命而都之也俯協白鱗之符仰寤赤烏之
禎承以天命之眷正以寶龜之靈越豐水之東而
宅是鎬京實以繼十六王而始居開八百年之太
平考其地勢爲古雍州爲今京兆函嶠二華之踞
其左褒斜隴坻之界其右終南太一之表其前洪

河涇渭之帶其後天邑允爽惟神皋之所託上腴
廣衍乃輿區之所受於是辨方位建國鄙經歷九
軌城隅九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翼翼巍巍四方
所視若其五十封族八百兮邦壯我屏翰守我井
疆維城磐石根深本強使天下輪運而輻輳宜其
綿世陔於久長想夫蹒蹒之僚鴛趨造羽肅肅之
后駮奔踵武執珪執纁貢球貢紵九夷之長八蠻
之主賁贄聯絡膜拜偃僂楛矢來于肅慎獒獸獻

于西旅紛重舌而九譯僉來王而順序于時開明
 堂臨辟雍旒冕密勿衣冠會同盛禮興樂於論鼓
 鍾庭實千品百酒萬鍾舞掉八佾歌洋九功漏澤
 霈甘雨仁聲逐祥風此鎬京之盛槩而非曩日岐
 豐之可以比隆矣迨夫成王五遷卜維洛食土中
 是據土圭攸測風雨交會貢賦均適協周召之經
 昔朝萬方之玉帛遷殷頑予是處務密邇乎王室
 何鄴鄙之復還固未忘於故邑慨歷世之十二念

萬物之失生觀魚藻之興刺將不樂乎鎬京日嬖
 色以自縱乃遂焉而逢殃叶吾已知宗周之不競
 而轍一東于王城矣賓之言未已而主人喟然歎
 息曰客誠好古之流歟惜乎信耳而遺目也子能
 知古昔之西京而未知今日之北京也皇矣上帝
 求民之莫叶大哉至哉乾坤元德作我父母天開
 地闢乃眷北顧此維與宅盖自帝堯啓都召公拓
 迹慕容不能稱此土完顏不能據茲域惟聖人之

應符環衆星而拱極累疊聖之洪基貽萬葉之燕
翼若其前滹沱後居庸雪山峙其西太行屹其東
拊上谷爲脊脊控中夏爲腹胸曾不恃乎巖險與
襟帶未足擬諸其形容蓋其光宅四表仁深草木
曆開八百狹周基之興龍形得百二悼秦關之失
鹿八方士女同后妃節儉之風萬里衣裳比公子
信厚之族故城郭之大在無外之寰寓宮室之美
在可封之比屋使漢京之賦賦之而未盡雖周鎬

之歌歌之而不足賓幸生乎元世夫何信耳而遺
目賓乃愼墨不言慄然下意逡巡辟席謝罪而退

黃金臺

懷美人兮天一方曰燕然兮故邦耿寒照兮析木
黯雲蕪兮武陽瞻崇臺之千尺兮敬弔昭王南山
松柏兮度材孔良載挾載椽兮厥土燥剛上干瀕
洞兮下鎮鴻龐出沒塵霧兮菽虧景光增黃金之
改觀兮聳具瞻乎四旁吾不知壯麗之所出兮曰

聘士之遑遑嗟甘棠之子孫子胡崎嶇於蠻貊鍾
噲之之遺禍子受強齊之控扼嗜若虺虎子威若
震霆蹇吾冲之嗣祚子哀力單而勢輕弔遺黎之
疾苦子銜前人之憤烈思英雄以共奮子庶國恥
其可雪千金一擲子聘席之玆尺璧非寶子寶于
仁人市遺骨以招駿子續龍媒其奮趾劇不召而
自至子鄒聞風而亦起毅委質以駿奔子爭來輕
於千里盖一誠之感激子固非誘金之所餌也寶

鼎九廟子金城四壁大邦懷勢子小邦畏力振吾
旅於臨緇子迫窮寇於莒墨齊器設於寧臺子故
鼎返於磨室洒九京之宿憤子誠一時之偉績也
嗚呼鹿之臺以賄敗子瑤之臺以侈亡雲夢盪乎
游盤子姑蘇鶴乎內荒戲馬鄙於刑印子銅雀泣
乎分香哀章華與望海子踵神明與柏梁編以金
玉子絡以綺組羅列垂棘子錯落玄圃國士一空
子禰國之府想昭王之清風子增激古之慨慷去

千載如一日兮金之臺至今其有耿光嗚呼噫嘻
望碣石兮山嵯嵯涼風蕭蕭兮易水波訪故址兮
何在招望諸兮悲歌易可竭兮碣可磋高臺之風
兮不可磨

秦時

有西都賓問於北京主人曰蓋聞大漢元鼎之紀
當世宗武皇之二十有三年也冀州睢壤文鼎獲
焉渥洼之水天馬出焉越五年天子感神異若望

見太乙之神脩禮壇禮天天文而秦時立焉主人亦嘗聞

其制而識其故已乎主人曰未也賓曰廊時之制

雖始于秦人而五時之名實備於漢氏也五色之

氣雖已神於孝文而白麟之獲實始應於武帝也

維五年之冬月實維建子朔曰辛巳而冬至在是

蓋天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此

千載之殊值也天子於是建秦時臨甘泉取乾位

郊上玄衣尚黃玉尚瑄爾其爲制也園壇突峙仰

法紫垣方觚角八風外宣耐以五帝之佐環以
羣臣之偏尊以太一之禮祭以特牲之顯于時天
姥練日雨師盪塵百辟顯相千官駿奔九旗彗列
萬乘雲屯羽林欣飛之警蹕相如曼倩之草文李
協律之譜樂太史談之紀神趙代秦楚無相奪倫
麟鳳龜龍諸福畢臻天子於是次皇邸蒞竹宮庭
燎既張玄冕致恭望拜太一儼若見其猶龍夕夜
明於西向揖朝采於大東是時恒有神光異氣上

屬于空雲馬風車交迎並從柝羣后舞羣童呼萬
歲歌九功蓋雲合而雷同至今郊祀之志封禪之
頌登載其儀容後世雖有作者蔑以過大漢五葉
之隆矣主人曰異哉余之所聞也余聞天子祀天
於圜丘祀地於方澤圜丘在國之陽方澤在國之
北配祖於冬至祀天之時配父於季秋饗帝之夕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周人禘饗而郊稷未聞
祠貴神於乾位誇景光之赫奕其爲禮也陶匏其

器藁積其席黃鍾太簇之律大羨玄酒之食貴一
德之享天馨非在乎黍稷此報本反始之盛舉豈
淫昏之得以比跡也彼元鼎之好異詭天神以見
之信亳人之鬼道立泰祝之淫祠龍垣平之所妄
甚黃蛇之可疑日不拜於東郊藝天神與地祇貽
後嗣之故事豈萬世之攸儀宜乎異時甘泉罷太
時隳時木既拔竹宮亦披天實譴夫悖禮神何取
夫格思方今聖天子將有事乎南郊採禮於宗伯

講樂於咸池子不觀光乎上國嚴薄之盛而過侈
女樂仙壇龍馬駢駒之屬爲衡譚之所訾者不亦
卑乎賓乃憮然避席曰鄙人不學幸聞高議明乎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吾知治國之易也

麒麟閣

壯西京之翼翼子觀宮闕之穹窿鬱雲雨以上出
子見傑閣之橫空層覆隔乎光景子虛櫺敞乎八
風聯天祿之北子翼未央之東肇鄼侯之經始子

繼武皇之重規獲獨角之奇獸子遂被號為扁題
懷皇度以增大子至甘露之丕承曩筭子之岨強
子今匍匐而來庭呼萬歲而稱臣子實雪恥于白
登子何脩而至此子實賴予之股肱既崇爵以報
功子復審象以皮之儼洋洋乎在上子聳具瞻之
在茲來遠人之快觀子曾不啻鳳麟之與景星後
予生以尚論子將其某以指評若博陸之稱首子
胡獨氏而不名寵之以殊禮子廼冠屨之自凌何

末路之少恩子願寡妻之弗刑偉金城之老臣子
實漢家之叔虎富平龍頷之論功子追平嬰之智
武丙魏洋乎其有聲子並謀謨以濟世何毅者之
不知子或含弘而不毅陽城宗國之良子建平比
功於朱虛少府得乎易學子僅以筮而幸之太傅
貞而不撓子失保躬之明括蹇穹廬之老使子紛
獨有此姱節嗟丹青之所畫子何以過吾子卿何
列序之特卑子曾未諗其殿陞自屬國之見薄子

吾以恨霍氏之不情曰黃子與朱尹子又遺棄夫
丹青傷靈脩之雜伯子實未盡乎典刑嗚呼我思
古之明良兮寫聖經之畫工文謨武烈去之千載
子猶若見其聲容逮書之以旂常子銘之以鼎鍾
歎忠信之已薄子重輪奐之尊崇雖子雲之追頌
子敢三代其同風粉墨忽其蕭瑟子曾歲月之去
幾矧恩失於保終子名先閣而已毀迨永平之追
迹子繼雲臺之峻嶒天策之懷功子兀煙閣之凌

競或枿房之掩美子或逆德之齊名紛雜糅夫芳
穢子羗有玷子丹青嗚呼麒麟燕麥子銅駝棘荆
曰臺曰閣子雲煙滅冥吾將求亮天功於二十二
人之目子耿不沒之寒星

鳳凰池

客有輕玉虬子駕蜚鸞訪西方之美人子西之池
子名丹曰鳳鳥下浴子暎北海之豢龍吾終疑其
慌惘子曾何託其遺風焉遑遑以更索子貴空聞

而賤睹遭吾道夫天路子覲鈞天之帝所帝服齊
于中宮子續五采其來儀餐琳琅以爲實子飲醴
泉以爲池中心抱乎至忠子足履文而尾武非七
德之兼脩子曷應治乎下土咨爾鳳之寥寥子何
久不至乎此池也池託爾其一非兮羌治忽之所
係也鳳告余以臆子豈託我之無池自阿閣之失
壘子遙矰繳而去之虞韶成而止庭子姬德盛而
鳴岐忽巢覆而卵破子去孟虧已遠而曰鸞臺與

鳳閣子媿吾池於天上苟離離其不集子雖名官
而實喪魯之鳳惟丘子柰遭時之德衰漢之鳳罷
雄子胡隱見之失宜鵲集府以欺世子鸞復指以
自誤也池既失於奪之子彼又蹲而不去也志不
啻乎鷦鷯子苟一枝以自安固醴泉玉實以飲食
子又何異嚇腐於鷓鴣故寧翔千仞以高舉子覽
德輝而後下朝吾鳴於崑崙子夕吾飲乎砥柱彼
太液與唐中子侈千門而萬宮託黃金以鑄我子

使轉樞而翔風七十丈之別風子竊空名其何益
繼高臺之興廢子資騷人之感激天目屹其飛舞
子跨形勝乎一方嗟地褊而德薄子吾何栖乎此
岡幸帝運之一開子瑞式符於天老拓靈沼以爲
池子吾盍出子有道客廼歌曰池之水子澄澄鳳
千年子一鳴鳳子鳳子協圖出而河清載歌曰鳳
鳥子冥冥池千年子一清池子池子資爾鳳之一
鳴

曹娥碑

昔湘纍之殉國子甘以死而傷生身雖殞而心不
懲子同楚楚為國殤夫何娥之眇軀子亦前脩之
允蹈彼忘死以爲貞子茲捐軀以爲孝惟娥之烈
烈子曾稚年之未笄當吾父之善泅子習婆娑以
爲戲陽侯忽其不仁子哀曾波之墊溺娥呱呱以
哀鳴子旬七日而罔食扣龍之宮不得其戶子化
精衛而莫爲力儼見父於重淵子奮輕身於踊擗

嗚呼惟仁足以殘肌子剛足以錮志誠足以開金
 石子孝足以動乎天地風濤為之拆裂子蛟鼉為
 之四奔抱父尸以印出子儼膚髮之猶存諫江頭
 之長老子泣孤舟之過客抱遺骸以祭告子異鮑
 生之刻木叶媿完父於傷槐子娟代父於醉津緹
 紫氏之上言子除肉刑於特恩曰予中人之可企
 子匪拔俗而絕倫嗟娥之為教子習絺葛以為紅
 豈師傅之風詔子誦烈女之遺風惟純誠之天出

子奮百代而獨立宜廟貌之永存子表雙阡於江
 邑迨元嘉之元祀子得賢長於八厨屬邯鄲以秉
 筆子樹穹石於龜趺追古雅以述作子比西京而
 莫踰深石陰之旌語子信贊美其非譽夫何後宗
 人之孟德子過靈祠以駐馬摩道傍之殘碑子感
 外孫與幼婦三十里之技智子曾何足以為師昧
 綱常之大節子絜長短之慶辭彼小兒之舐犢子
 又何尤於德祖酌大江以為酒子檻江花以為脯

些英英之孝娥子及遑遑之瞞甫彼主將其可奪
 子勁吾衷其莫禦願激清流於東江子洗遺汚於
 鄴土嗚呼銅雀麋鹿子西陵狐鼠耿孝魄之長存
 子照江月子千古

磨崖碑

招猗玕之聲叟子訪古蹟於岐陽瞻穹崖之桀立
 子摩萬仞之青蒼儼鬼靈其呵護子曰頌中興于
 大唐觀其森鉤錯畫子蛟龍蟠拏嚴辭密義子日

光玉華燕許既仆補子韓李未葩去雅未遠子光價

倍加當天寶之末路子亦秦甯秦綉兒於虎穴弄漁陽之

剽兵子積潼關之戰骨寒青騾以西狩子疲馬嵬

之苟活釗既犯於怒鋒子環又何尤乎汚血嗟靈

武之收兵子何履位之倉皇祚殆危於贅旂旒子機

不間於毫芒苟執溫清之小節子不匹馬而北方

則千麾而萬旗子肯復致忠於耄荒咨李郃之猷

謀子狗巡遠之大節成王翼其小心子尚書奮其

英烈羌復復之不時予偉四三之後傑擁夾道之
黃髮予復見唐之日月瑞黃河之清流予凱京師
之汗血迎上皇以來歸予嘯長慶之歡聲歛南內
其不祥予起膝下之天兵使權臣其鼠變予何李
父之貸刑嗟豺虎於厥家予又何律君臣於虜廷
此殘碑之墮淚予與凍雨而交零至攷頌以論體
予垢磨石之小疵用魯史之筆法予寄清廟之歌
詩挈大唐之罪案予異瓊琚之賞辭宜後來之墨

客紛石刻之是非也亂曰已矣乎國不貴於無難
予難貴圖於未形五王持兵予唐室再興胡封豕
之復豢予撼蟠李其幾傾幸六聖之遺祚予復鑿
輿於兩京穹厓齊天子侔德武丁臣結作頌予佐
唐光明嗚呼休哉配迹風雅予製作如經繪日月
之重光予垂天人之休聲晞吉父以作頌予又何
美乎臣結之銘

麗則遺音卷之二

麗則遺音目錄

卷三

太公璜

評云此題與孔子璧皆涉不經篇末律
之以正一埽符命識緯之陋

正考父鼎

評云考父鼎之銘若微而考父鼎之澤
及聖人而達于萬代者則遠且大矣如

此命意則雖黃帝大禹之鼎無以喻其
重者文既達意頗尤得體

孔子履

斬蛇劍

評云是題蓋三代後英雄之題文人才
子非李春坊郭通泉之流何以稱能賦
哉讀是不惟見赤帝子三尺之烈且以
識其人有朱游之氣節者也

承露拌

評云此題本諷諫題也稚筆爲之不失
於空疎則傷於窒塞是作辭氣浩然可
畏也

銅雀瓦

評云此篇問答凡五曲折而意味愈無
窮熟此而後知賦之紆餘回薄之妙

八陣圖

鐵箭

評云是賦可以繼漢劍皆詞賦之偉者也

麗則遺音目錄 卷三終

麗則遺音卷之三

太公璜

客有游乎東海之疆渭水之陽考申呂之封裔于見大風之泱泱夫惟老漁之人于蹇齟齬而番髮逝辟地於危邦于紛獨守此姱節歲月不我與于哀朕時之不當彼神魚之出水于孰從乎夫瑞璜自夏后氏之名珎于實取形於半璧曰大國之是錫于非夫人之苟得何直鉤之寓意于迺珎物之

見貽具神工之成刺予知剗剗之莫施曰姬受命
予呂佐之功之成予報在齊惟良弼之間生予天
固有所資也韜吾珎而不擢予時固有所待也五
百祀之膺會予龍雲而扁風尚父之望予望吾先
公元龜示兆予非彫非熊傾一見於大蒐予神合
而道同躋後載而西歸予登師臣於三事爾無覲
色予我無貳志人無間言予總百寮於極位錫公
衮之被服予解朝歌之鼓刀邁洗耳之廢義予配

審象之神交貨通九府予兵衍六韜一戎定治予
鷹揚牧郊自師文而傳武予洎幼冲之左翼勒景
襄之殊勲予銘昆吾之偉績首營丘之報功予兼
五侯之封域信神物之開先予協著蔡而罔忒嗟
神魚之久化予吾固莫質其是非吾獨悲夫符命
之興予龔劉李之偽一作緯辭讖梁而夢鄧予紛卜
鬼而稽疑彼夢臧之曠議予又恍惘其奚知雖其
神道之託予不旣治道之賊也吾固知評璜刺九

字之書予不若佩尚父丹書二十字之刻也諱曰
蒼姬受命予呂佐旌玉璜示兆予吾何憑取人以
身予聖有經放勳示法予揚仄陋而明明
尚書中候載玉璜之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
昌旌者理也又一云姬受命呂佐之報在齊藝
文類聚又謂剖鯉腹得書文曰呂望封於齊
正考父鼎

客有孔林子問於鐵崖先生曰人知三代傳鼎定

于邾鄆以卜世而亦知吾聖祖仲尼氏之有世鼎
乎先生曰未也客曰自夏后氏之明德也鑄金九
鼎以象九州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
弗留殷紂弗率繼遷于周孰知吾聖人之後也而
有孔丘雖祚滅于宋而祖廟有鼎實重于遷洛而
見非於義士之流者也當弗父何之嗣國也曰既
嫡而且賢輕千乘於一芥予授之弟而弗傳及我
正考父又甘佐戴與武宣位極人臣讓德益虔廟

有重器金耳玉鉉於是而鬻於是而饘寶共儉以
愈力恐祿食之過譽既僂偃而益俯走循墻而若
蹟銘斯文以不墜實貽謀於萬年有明德者必達
符臧紇之知言吾猶惜魯人之善知而不善用使
必達之効僅見於夾谷之歸田他日郟大鼎之納
廟又徒以寄忠憤於魯軌之編豈非天乎先生愀
然曰傷哉辭能知孔鼎者知其一而猶未知其二
也余聞鼎之於易也其時義大矣哉革既變而法

立志有在也革既變而無制亂之待也考父氏之
知革也故制器立法以成乎志也饘鬻於是者若
不足以糊余口而達明德于後者實足以飭上帝
也滅于宋而奔魯者若不足以容一時而師於魯
以準天下者實足以開萬代也是其鼎也大其大
而與天同其函重其重而與地同其載也故九鼎
乎百王者可軒而可妣也楚子旅之所不能問而
鬼臾區之所不能對也舜其名于周漢者不得以

入其佞託萬子孫於山甫者不得以龍其詭也茲
孔氏之世鼎若是而又何必仲尼之當世也客乃
憇而起為之頌曰

周客續殷 尹我東土 禮物既脩

文獻攸聚 聖人七祖 曰正考父

傷禮之衰 追道尚武 商頌既作

刪詩特取 惟茲有銘 重鼎大呂

一命再命 曰僂曰偃 以糊余口

亦莫余侮 作羹何人 覆餗公所

染指朶頤 甘蹈鑊斧 維祖之孫

有達在下 萬帝王師 光鼎于祖

予小子某 學禮于俎 載晞奚斯

式頌于魯

孔子履

按晉書武庫火累代之寶及吾先聖履漢
高斬蛇劍王莽頭並焚焉人以爲履下厄

數不知履可焚而履之道雖萬劫火不可
 焚也且聖人之履與逆臣之馘並室同珎
 司馬氏失芳臭之辨矣宜火之焚馘而有
 以累履也鄉校命賦以孔子履謹再拜而
 爲之賦曰

繫尼山之降聖寔禮服之攸師冠天園而肖象履
 地方而取儀曰大聖之所履豈遠異夫文綦惟玉
 趾之所託遂有貴於後來吾想履之几几協周公

之赤舄或過廟之躩如或去邦而削迹或審步於
 矍圃或遲行於故國羌是履之必俱隨仕止與久
 速去之五百年予歷熹劉而典午赤帝子之手劍
 新室氏之首虜何並室而同珎失媿惡之去取俾
 篡逆之餘烈累神明之步武吾又哀司馬氏之逆
 德而何尤其武庫也嗚呼履之器可炮乎其則永
 存履之迹可屈乎道萬世而長伸故放四海以布
 軌極后土以躡跟嚴尺寸而不頗垂百聖之所遵

行帝道而帝履素臣而臣又何與漢三尺而共弔
悲玉石而同焚彼有衛文豹於乾溪結色絲於鳳
陵爭霸者之遺迹持王法之繩繩編明珠以養客
偕長劍而上廷羌偃規而改錯匪先民之攸程織
仲子以傲祿納東郭以矯名葛既編於魏俗革又
變於趙靈提嶺上之隻景蕭雲間之雙鳧進圮槁
之所隋逐黃石之有無是又佛老氏之誕幻奚啻
霄壤之殊途匪聖之堂吾何升匪聖路其吾何趨

雖瞠若乎其後子矢吾行之弗渝也諍曰青絢赤
纒履之造子由仁行義履之道子履可化子道不
可槁子非履之寶惟道以為寶子展矣君子亦允
蹈子

斬蛇劍

先是台人楊景義嘗有是賦僕心壯之故
復擬其製以為後賦

昆吾之鋼赤堇之英叶火鳥之色萋雞之芒茲非

赤帝子之劍而開郊金氏之王者乎當殷高宗有事鬼方實有神劍傳太上皇佩之以遊豐城之崗
睇茲神室潛示鬼工叶爾其合媧皇聚祝融走風
伯檄雷公星流枉矢電掣妖虹曄曄煜煜氲氲
灑霍然霧散颯然風從上皇於是而解佩而漢家
之劍於是乎擅其雄爾乃粵砥斂白鶻膏瑩形飛
蜿蜒於秋水出天矯於九重紫燄慘愴若煙生於
火樹金鑲錯鏤疑血頷於驪龍掩夜光於龍泉太

阿追飛形於畫影騰空刺蛟螭於水裔戮罔象於
江中誇俠槩於趙客試利技於袁翁登盟壇以結
信賜尸革以害忠泥切藍田之玉肉斲南山之銅
曾何足以盡其用而辱其鋒也哉故是器也天有
所必授神有所不爭繞以百寶之櫝款以七星之
銘精神自利孚尹翦升紫氣貫斗夜橐龍鳴耻匹
夫之躍治期真主以通靈苟大枋之一失寧滅迹
於豐城彼白蛇之當道肉已帶夫鮑腥夫何替亢

之七不能割而博浪之椎不能櫻必斯劍之一拔
號鬼母之冥冥叱吒風雲礪礪雷霆洗頰塵於九
宇開塞霧於三精四百年之基由是而啓而三尺
之業於是乎成是宜陳之西序與赤刀而同位藏
之武庫與黃鉞以同名填宗社之守器傳歷代之
同榮烏乎白蛇兵白馬刑漢佞興漢賊成感忠臣
之疾視誓志士之結纓誅床前之昵昵戮投閣之
兢兢斬千里之青草落中原之黃星悼是劍之不

可請也徒忠憤之填膺自靈金之府虛歸晉人之
武庫胡逆順之忘辨與莽馘以同附宜煙燄之屬
天累聖人之遺屨余猶喜是器之尚靈曰衝屋而
去也賦已於是復招之以辭曰寶劍歸來乎毋上
天扶正直提顛連寶劍歸來乎毋下土昭聲明偃
威武寶劍歸來乎毋四方誅兇佞旌忠良大一統
制八荒于千萬年奉我王

玉塵載蜀寶劍當安史黃巢之亂時劍皆生黑

煙屬天此寶劍之靈也然則晉人以逆馘與寶劍同藏武庫之火安知非劍所致耶

承露椀

按漢武故事建章宮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擎玉杯以取雲表之露夫仙人之事莊士所不道吾獨恠漢公卿未有議露椀之非者至魏亦建于芳林園曹植且有銘遂若習爲故事余補漢

人之缺爲承露盤賦極其盛而約之以正

當漢興之七十有餘載也爲五葉之武皇國富兵強威武載揚北伐匈奴南平氐羌東定獬豸西通康郎瓊貢集于宗廟謳歌叶于樂章繇是封泰山塞宣房立辟雍開明堂寶鼎既出芝房薦芳海効巨魚渥洼龍驤白麟朱鴈交走並翔符瑞來備天休滋章神人見而呼我以萬歲方士進而啓我以

休糧爾廼作柏梁造銅柱神明通天千門萬戶太
液開池神洲移嶼望翠蓬兮東方歎弱水兮中沮
念青精之可飢憶龍根之可脯棗如瓜而漫聞李
如瓶而曷覩於是仙人有掌承露有盤擢金莖於
雙立奠玉杯之特安取靈液於雲表和玉屑於晨
餐殆將洗腥腐於肉食度生死於玄關當其宵潤
彤簾曙寒金索樹瘖玄蟬池警皜鶴涼風生於玉
階灑氣薄乎羅幕感節序之易流傷形容之非昨

豈知三危清墜百尺高瀦融若丹汞錯若旒珠盤
綴玲瓏疑清眸之泣鮫室杯傾滴瀝如明水之泫
方諸痼者服之身痿孑載起老者飲爾顏朽孑還
朱同吉雲之色味異姑射之空虛天子於是幸建
章及柏梁馮玉几進霞觴邀西母之青使駐上元
之瑤裘歌法興玄靈之曲鼓飛瓊冷虛之簧酌我
以天酒挹我以神漿配丹丘之寶甕陋萊山之綵
囊徧賜群臣流恩汪洋羣臣於是再拜上千萬壽

天顏不老凋三光泰元神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子開皇祚於無疆則是盤也非徒戒武皇之淫慾
實將以資大漢之靈長者乎嗚呼仙掌折玉杯缺
嶽圖既灰蟠桼未茁海童不歸嵩呼亦歇感銅仙
之自弔隋鈿淚於永別望脩門子空歌白雲之鄉
瞻茂陵子孰返秋風之轍向非輪臺悔禍富民軫
憂則彼孤高之盤不傾漢家之大器而沉瀼之液
不萃漢兵之積體而武皇之雄其又不為龍死鎬

池而鮑臭沙丘者乎吾猶悼當時公孫丞相夏侯
始昌倉軍安樂相如壽王皆無益於正抹而殿上
小兒且以不儒不老雜譎誕而逢迎則知燕齊妖
妄之士豈獨五利與文成烏乎安得起阿衡太公
之輩於斯盤也與之刻丹書之刻銘日新之銘以
一洗武皇多慾之病也哉

銅雀瓦

金華劉仲車得是瓦於里厖體半存且廢

復完以膠漆背有銅臺字左右篆銘有涪
翁記云艾城王文升爲洛川守得此於深
水允謂古匪謬故予爲賦之

客有陶唐氏甄名來自鄴下與會稽楮先生論交
先生曰子辭高而卑去合而分偃傲雨露讒避風
雲將涵泳聖涯嘯道真其出處得失之大故亦
可得而聞乎甄曰唯唯惟漢建安大將軍操挾天
子威芟夷群盜瞻彼頽京宮室咸燒燬茲鄴土新

厥層構殆將追始志於譙東談詩書而訓甲冑也
予泥塗之人稼穡是利大鈞有造適用於器以爲
太柔則坯太剛則甄和我以丹鉛濟我以火齊不
剝脫不砥礪而出我于成削繇是躡雲梯登金雀
翼觚稜以特峙軼埃壒之混濁與燕黃金以爭高
吾之承魏恩者亦不薄矣先生愀然曰枉而搏寧
直而蟠蹈海絕秦畊野傲燕彼卧龍所不事石韜
所不爲非許月旦所評之奸乎子不登明堂上靈

臺則已而何立鼎峙乎中州冒九錫於其間凌霄
漢其若此故不如監門而抱關甄曰馬既負乘雀
亦告災嗟我鴛侶碎礫飛灰有幸不幸璜沉璧埋
解予逃難謾何取材陵遷谷易甘遯不諧越八百
其曆而起我于深水之涯太守拾遺如獲涓潭太
史審象如見傅岩青黃溝斷律呂爨焦千年瓦礫
一日瓊瑤陶泓通譜撲滿絕交歛眉包羞端眼獻
嘲直筆如杠歛鍔淬銛泓然所藏啖唾成章誅奸

不死發德彌光非吾斯文之一大昌乎先生啞爾
曰大節一折萬事瓦裂雲斬其佞蘇泣其別吾子
既創高危宜悟明哲毀身削名理照食滌又何聘
几席之貴資筆削之直老忠義之研磨將何辭於
孟德子殆爲銅臺之罪案於穎獨無泚而面獨無
墨乎甄色如土不敢作聲扣之復鳴曰甄實頑鈍
未周規矩多壽斯累懷璧而賈閱西陵之傳舍僅
四紀而弗有舍金華之仙伯復流落乎誰手忽暗

投乎渠農孰為甌而為玖兮甘與破甌同棄而老
 甌同朽投膠漆以自堅又為郊金氏之友也先生
 蹙然曰汝補陋于尺天孰與同文於天下也賣恥
 於故國孰與尸解於九土也取弔於騷人孰與忘
 言於老圃也義士絕餐孰回西山故侯不名孰奪
 東陵為子計者野雞拔尾林鹿悶聲又何起缺足
 於半士志折脅於客鄉魏既失之而弗能有黃既
 得之而弗能留自謂求田而問舍又崛強而依劉

徒知三獻以為寶未知一毀而解仇者歟已矣乎
 器以名而累形子名以盜而亂實非夫人之具眼
 子孰封黥而謝璧豈擲地而金聲子猶未忘於瓦
 礫削款識與瘞文子庶還初而返質甄廼屢然而
 起退而徼中書生紀先生之纂述

八陣圖

遊哉邈乎蠶叢故墟劍閣崢嶸子石棧縈紆車不
 得而運子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子徒抗噉

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乎廼獨厄此斗隅黃星射
乎宋野乎強獬狴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乎起
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乎吞餘子於一空圖
八陣以用武乎秘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算乎
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乎妙陰陽之互宅
天地衝軸乎風雲盤辟龍飛鳥逝乎蛇蟠虎翼撓
之無迹乎運之無方進退不愆乎出沒靡常奇不
失於正正乎恠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乎寓

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乎曾未測其望洋
巴之水乎砥崖折壁峽之濤乎風霆礚礚彼箕張
而翼布乎曾不轉其鬼石非神物之陰衛乎孰萬
夫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乎指白羽之一麾運縱
擒於掌握乎算不出於八竒賊之望而走乎甘巾
幘之受雌按渭濱之所屯乎實鼎國之王師自風
后之有圖乎肆獯蚩之赫伐逮尚父之六弑乎佐
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乎徒生靈之肉血鄙

敗事於腐儒予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陣之獨覺
予軼軒皇與大老曰流馬與木牛予又神機之所
造歟中營之告變予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
天子掩炎精之皜皜嗚呼西望岷峨予南所錦江
山川相繆予地老天荒歌梁父子醜吾觴招謫仙
予呼子長訪魚復之砂磧予弔廣都之戰場雖武
無用於今之時予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鐵箭

事見臨安志箭今在杭城外南新橋北大
若杵然鏃首出土面人撼之可動而不可
拔也父老云掘土深則箭隨土陷培以土
則隨土以高此其神異也

絕折浙水之橫江予睇天目之游龍挾訪古之碩生
予憇予以龍陽之新宮忽臨睨夫夷塹予鉅鏃礪
乎其若春故老指以告予予曰錢王之鐵箭也若
鼎水之號弓予羗至今猶矜矜也方開平之四襁

予新沙築以成堤陽侯不受吾職予將沼國而鯨
鯢王馮馮以赫怒予閱群毅於水犀憤一矢以加
遺予敵海若使不西奠西民於衽席予實神如之
功齊觀周棠以存召予過漢渠而想白矧茲矢之
未亡予留全吳之霸澤吾想矢之經工予實取乎
赤堇之銅奮神槌乎豐隆予鼓神鞞於祝融聿是
矢之躍冶予豁月星之晦蒙資要离以釁血予誓
干莫其爭鋒於是服以百寶之室予發以千鈞之

弩乘風雲以奮旅予搖白月之大羽射長矢於天
狼予誅宏昌若鼯鼠畏山林以錦綈予迎父老以
毬馬霸吳越而奄有予允一時之雄武也吾嘗觀
勳濤於江上予愁鬼憤之依憑操_操旗鼓以北下予
陳昆陽之千兵波躍櫓如慶忌予浪擘山如巨靈
紛望景而辟易予羗孰得而與京茲持滿而一激
予心金石以貫之海若爲予退舍予豈人力之能
回_叶爲_叶廼知卓山而泉湧援戈而轉日一沉勇之激

子羗不速而疾也彼漢皇之武畧子決瓠子以興
歌犍淇園之竹落子終慮殫而爲河彼秦王之雄
發子傳虜箭以肆夸脫突厥之廂穴子危長矢其
幾何故知吳越之鐵箭子可與貫隼之肅楛東房
之垂竹歷百世而不磨也客有夢酒江上而和之
以歌曰三箭子天山壯士歸子漢關一箭子海帖
左江右湖子按以萬堞占斗氣子江之干泣鬼母
子雷霆拔山逐飛劍子劍上天夢故國子三千年

父老云此矢拔
則龜目紅矣

麗則遺音卷之三

麗則遺音目錄

卷四

狩麟

神羊

些馬

罵蟲

柜鬯

著草

棊賦

杖賦

麗則遺音目錄 終 卷四

麗則遺音卷之四

狩麟

獲麟之說諸家不同或謂秦西興之瑞或謂漢受命之符或謂夫子將歿之徵或謂夫子經成之祥脩母致子之說蓋陋矣近代傳經者遂比於韶成之鳳夫以麟為應經而出是麟之靈也出而見獲靈何在焉故公羊以為異而杜氏謂春秋感麟而作

經因以爲終其理爲長吾夫子固嘗歎鳳
鳥不至蓋歎道之窮而帝王之瑞不出也
大野之麟胡爲乎來哉因獵而獲則是麟
混於群獸而爲虞人之所擒耳獲之云者
悼之之辭也悼之者悼其出非時而爲虞
人之所擒也故聖人感之作春秋絕筆於
獲麟之句所感而作因以爲終故獲麟後
二歲而孔子卒矣何瑞之足云乎王通氏

謂以天道終者即此意也故今亦不能外
是說而爲賦

昔素王之作經也其感乎麟之瑞乎且天之未喪
斯文乎鳳鳥已不至也天之將喪斯文乎麟又胡
爲而出叶吹也于嗟麟兮祥乎異也吾聞元枵之精
首四之靈抱至仁之性拔不類之形心乎好生趾
乎不蹏角乎不觸頰乎不抵音純美乎協律呂步
周旋乎中規矩出惟應期乎居必擇所不犯獲寗

予不羅網罟稽之在古或遊於苑或爭於園或出
於郊或在於藪匪家所蓄不世而有仁主在位靈
獸來擾受叶繫王風之下降彼潛形其已久嗟嗟玄
聖衰姬紂麟負一角而困世蹇蹙躐於風塵削迹
于衛予伐木于宋接淅於齊予絕糧於陳雒龜不
出予儀鳥不至周公無夢予亞聖隕身驗天道予
如彼察人事予如此道不行予吾其已矣仁哉麟
哉胡為來哉生不逢聖虛其應出非其時失其歸

西狩之獲世所疑反袂拭面涕沾衣春秋制作豈
在茲彼以為底文成之祥予何見踣於鉏耨也以
為悼將歿之徵予豈樂天之稱聖也聖遠乎其位
予麟實瑞乎后皇聖出非其時予麟遂異乎素王
彼大野之所獲予又何異夫犬羊諍曰
時之治麟為瑞吁嗟麟予時之否麟為異吁嗟麟
予為春秋之所起為春秋之所止吁嗟麟予

神羊

按異物志東北之荒有獸名獬豸狀如羊
 而一角性至忠見人闕則觸不直者聞人
 論則咋不正者古以任法吏比之予獨悼
 高元禮所教其奴侯思止之言而有以不
 學辱豸者因感而為賦

異矣哉毛族之中有至忠之表至直之風青衣翠
 羽突角孤峰骨如立鐵心如渥丹東叶耳通腦而匪
 鷲首印定而非熊食必擇夫芳薦棲必偶夫孤松

步不罹於機獲鳴實中乎金春盖嘗出乎軒轅之
 世而用乎放勳之宮帷薄以之而取肅狴犴以之
 而折中迨乎羊國獲茲神羊秦奪后服賜乎爾肱
 故任法吏象之則冠為惠文班為押綱朱繡乎衣
 裳鐵石乎肝腸甘摧身以立勇誓碎首以全剛佞
 山觸而必折狠石碎而莫當龍麟敢於批逆殪本
 嚴於拔強故其斲如咎繇決如弦章齊桓刺如葛
 豐鮑永按如綱張滂范高臺為之震電白簡為之

飛霜皇綱以之正國法以之張斯無愧任法獸之

稱號而有以立惠文冠之顏行故是獸也上應乎

法星地尊乎柏府其揚若鷹其視若虎晉崔鴻為中丞號老

虎名配乎皂雕王志愔號號儕吾駉馬桓典號駉馬御史

顯則麟儀而鳳師隱則狐號而鯀舞彼其峻酷有

驚頑貪有鼠貂不足子狗續鷹既蒼子虎乳麋耗

我谷祿流離我子女又有志梟子聲鳳行獍子軀

麟懷狼子之性詭騶虞之仁雜糅我邪正回惑我

偽真法雖嚴於疾惡帝實難於知人非爾一觸子

枉直之行辨一咋子正譎之論分則壬人何由而

騰落善類何由而氣伸嗚呼蟬之戴也僅取其潔

貂之服也徒尚其温曷比茲獸匡正義存此其儀

在位而比德載于圖而絕倫者也夫何不識字之

有譏為任法臣之所辱遂有自截爾角自塗爾目

郭彰嘗言劉暉御南床曰瘕床言至此者皆驕傲

史曰我能截君角而瘕踞南床而成瘕法今直備位但耽筆而已

也而瘕耽白筆以自福辛毗曰御史簪白筆以奏不

名或移於白兔王弘義事檄或過於狼毒同上酷吏事是不

悖吾豸之辨紫朱而失吾豸之明直曲者乎亂曰

皇天開乎正氣予吐叶氣而生嘉草為指佞予獸

為觸邪莽師劉歆賣國予李父輔國悖家金谷拜塵予

石潘柿林聚汗王伍井文何爾獸之弗如予乃心異乎匪

他冠鐵柱予峩峩循吾繩予不頗雖不量鑿以正

柄予矢余心其不阿

此馬

楊子至錢清之明年舊乘馬老而不任遣

奴錢塘市壯馬奴得賈胡馬濟江中流陰

霧四合風浪猝作舟如颺箕奴與馬幾溺

幸而濟奴婦語主曰主福得良駿良駿幾

累僕意者西域異種神物所忌恐非主厖

中物也至則格應于圖誠良駿也在度為

駉在歲為馱身如織文蹄如截鐵首印渴

烏耳插卓錐尾如流莖目如方諸主人賞

其神駿抖其風塵命奴洗馬西江之濱馬
 臨流振而嘶嘶而踴已而泳於中流莫知
 所逝奴告主人主人躡躅西江上皇皇焉
 計無得而挽則自咤曰嗟官賤役也良駿
 天骨也駕天骨于賤役之地使屈首喪氣
 若跛將累狗宜駿之見水泳而去主者不
 得有也主人悲不自已廼辭而些之曰劍
 吁嗟駿乎汝其麋沒九淵填于海鱗之空乎抑越

景超光以返于房星之宮乎將升崑崙抑負瑞圖
 化榮河之龍乎其將覲湘纍以從其忠乎毋亦皜
 車白乘隨革屍之憤忽往忽來於江中乎又辭曰
 靈竒傲儻生渥流肉鬣星尾文龍蚪協圖特出予
 應世求嗟我何幸予逢沙丘逝八極予隘九州觀
 閭闔予歷玉臺以遨遊忽泳水予為龍為龜丘叶重
 瀾馳逐予奴不善泅鹽車坎塙予為駿愁逝一躍
 予釋累而離尤吁嗟齋淪予蓄恠幽三角八尾予

一作闔非或是淵字

猱鬣牛頭崑牙嚙口予嚼海舟嗟爾駿子紛逢仇
駿不歸來乎貽我憂超越倒景子乘雲浮駿子來
歸乎江險不可以久畱

罵蝨

楊子自鐵崖山中客錢塘初宿市舍脅未
暖席有物噉身若芒刺然已而噉肉皆起
癰癢十指爬搔不得停搔訖即成瘡痛亟
命童秉燭枕褥間了無一物復睡則噉如

故遂挈胡床露坐待旦明日問舍長舍長

曰此壁蝨也當茲旱氣熯然城中舍皆是

物問何狀命童剔床第空出之蝨非蝨蚤

非蚤以爪掐之其臭令人嘔惡楊子歎曰

異哉有是物也昔玉溪生荆舒老人先後

爲嫉蝨之作而未有指斥是物者豈其潛

於昔而出於今抑其幸見漏於指斥也余

既楚其毒迺作文罵之曰

維爾蟲之種類不一也在狗類蠅在牛豕類螻在
人處緇而白處白而緇者其么若蟻不知又有爾
類蟠腹而輕身纖足而勁背或青或紺或黃或紫
白晝潛藏昏黑全起脫走如珠狙刺如矢使人脇
不得以帖席肱不得以曲几追蹤捕痕若亡若存
遁景朽空滅跡密紋湯沐所不能攻掌指所不得
捫但見肉斑鱗其成癩膚室粟其生龜音怒床几
而欲剖避衾褥而欲焚嗚呼爾蟲子蜂則有蠆子

蜂可祛蝎則有螫子蝎可誅嗟爾么類孰能屠騰
蛇神子殆即且即且狡子制蝨蛛嗟爾么類又誰
吐咨大化之好生恐一物之弗紓胡爾惡之兼毓
爲吾人之毒荼飽膏血之毒嘴資肥脂之臭軀吾
將上告司造殄爾類非無辜也辭畢是夜夢有被
玄衮裹絳腹而至者若有辭曰吾即見罵爾文者
辭義既嚴敢不退避然吾小毒小臭爾亦知世有
大毒大臭者乎奸法竊防妨化地政剝人及膚殘

人至命闕若豺虎噬甚梟獍此非大毒大臭者乎
爲國之病而司臬不屏其或分民曲直任國是非
義無避位仁不讓師則丹書是絰皂櫝見遺彼大
毒臭又何憚不爲乎且吾起伏適節消息乘機白
露洒空勁風吹衣蟬脫而退莫知予之所歸子試
絜夫大毒者毒無已時大臭者臭無窮期孰爲可
詈不詈乎子不窮南山之竹以爲辭而詈予瑣瑣
不已戲乎於是揚子增憤加怖涕泗不支霍然而

覺不知蟲之所之

柜鬯

曰若稽古列山氏子農用天下百穀利子彼美靈
苗非藁芑子一稔二米獨異秬子聖人有貴取爲
釀子和以鬱金浼醖盎子汁獻音莎出香芬其暢子
臭以達陰邇實尚子酌彼黃流輝玉瓚子社壇崇
門壘馭展子凡裸讀曰凡鬻孚逼反有概散子或嚴
大肆共其泔子掌以鬯人美潔誠子孚于上下通

三靈予思昔公旦自有命予詞曰明禋禮何盛予
召公維翰繼受釐予文侯捍艱亦受賚予晉侯再
拜敢畔君之賜予彼魏公九錫何休命之悖予吁
嗟桓鬯生世世予薦德報功我思古之制予

著草

予比年以來喪訟病患交侵並集毗陵孟
侯宗鎮屢爲予布策著之無以謝不敏退
而作著賦且復作憂釋以自廣此又予之

心著也

客有靈氛手執筮予惠而告我草之靈予上蔡之

野少室陽

刑叶

予孕毓陰陽葆元精予仁風翥翼甘

露零予神龜下守紫霧騰予燁燁煒煒盈百莖予

辟易神奸贊幽明予收厥枯黃復精氣予擇賢而

畀稽疑志予韜以纁帛阜囊閱予納於櫝中北床

置予捷策定數發貞悔予粵若定策肇義皇予歷

代是寶假有常予相乎靈龜孰短長予塗山之兆

夏后王子百穀之筮周室昌子國家將興必有祥
子神幾發動亦孔彰子大哉聖人參天地子鬼神
吉凶不相悖子何智有所不勝人有所不逮子凶
方者矩画貞者規子嗟彼枯莖物有所濟子爾有
大疑謀及筮子我聞其言如醉醒子我有大疑所
未明子請索蓍茅爲余正子盜蹠考命顏闕生子
陽虎據位孔卒行子或弱冠司衮而七十食牛子
或三葉皓首而七世珥貂子或死滅以賂而宮以
幽子或捐印俱走而閣以投子姦好嫖女惡孟姬
子寶器康瓠擲天^天璆子玄柜焚棄鉤吻以爲羞子
吁嗟乎幹流廻穴紛推遷子禍福去就我不知其
然子於是靈氛端策爲余占子卦遇玄鳥曰道無
憚子汝獨脩潔衆皆貪婪子毋孽爾宜而園爾廉
子天其未定天懵懵子亦既有定靡弗勝子逍遙
自然與道息子毋惑所不通確守而則子占言惟
吉玄鳥白子拜拜吉占服之無斃子

琴賦

天台蔡仲玉以琴訪予水南山北樓希音
登然而無近世新聲之變蓋蔡君力執古
道而深造樂情者也於其別也作琴賦以

贈

伐孤桐予龍門斬靈梓予泗濱配美木予陰陽繩
朱絲予君臣准遺則予泰皞比正律予伶倫成絳
綺之雅製予以御夫至人蓋其理中和復精真宣

八風明彛倫感天地動鬼神桑濮不能間其邪而
鄭衛不能入其淫者也夫自虞歌既杳襄教不宣
東市絕調高山毀絃黃鍾擯棄正始沈焉鼉咬遷
變下俚嗑焉歎人器予俱喪孰能傳其不可傳吾
子佩焦尾象前賢蹴子野排田連起千載而非後
追太古而無前得非瘖萬雌而雄鳴藹凡翅而孤
騫者耶爾其觚酒登爐薰爇俱清風介朗月拂素
雲揮白雪朱絃既絲玉指作挽宮羽相宣角徵叅

發雅韻依永長歌赴節愉焉款款悽焉屑屑蕩焉
裔裔莞焉咽咽繹焉如縈攏焉如折汜焉如沸刺
焉如竭煥若春溫霽若甘霖粲若榮葩蕭若枯林
高者拔焉而峻下者濁焉而沉急者矢焉而激緩
者紆焉而深央央坎坎噦噦惜惜鏗鏗磕磕栗栗
淋淋如冷泉漱澗籟動谷鳴如巫山夜雨隴水秦
聲如村翁野老之嬉笑如鶯喉鶴語之伊嚶如大
風飄瓦而軒磕如胥濤鼓譟而澎湃至若詳其曲

引則優柔溫淳長養恢渾郁乎南風之薰也融怡
和順溥博沉濬洋乎流水之潤也愴怛坎壈怵惻
怛憐戚乎履霜之慘也憔悴虺虺徬徨低回摧乎
別鶴之哀也其憂也深其思也長其樂不淫其哀
不傷滌煩決塞導和養康懲躁寬鄙立懦摧剛可
謂至德之精音而三歎於一唱者矣已而中聲五
降均曲成闋筵弄向闌敏手暫輟銀蟾在天星漢
明滅主賓頽然仰視空濶於是命酒起舞而爲之

歌曰

寒芳洲兮芙蓉拏扁舟兮葦叢渺極浦兮千里望
遠岫兮橫空吾將與子泝洞庭歷九峰登玉霄攀
閬風招漁父之往棹兮探湘靈之遺踪訪遐奏於
涓子兮引高吟於泰容窺人寰而曾舉兮託遺響
於無窮舉天籟以成吾音兮寫余心之太冲又何
有乎虧成兮三尺之桐

杖賦

余今年初度踰強年之二巳有子貢倦而
願息之心故吏四明魏輶得鐵靈杖以壽

余因感而賦酒餘且命輶歌之以自強

伊珎木之託根兮乃在倏崖之山孕祝融之火德
予食炎海之醜次得大椿之春秋予曾不計年之
幾千絜其長兮協八尺之度圍其大兮倍徑寸之
圍爰有至人制其自然不彫不削樸全其天觸頭
角兮豸起鏗指甲兮金宣爭青藜之吐燄陋邛竹

之中乾臨葛陂而未化配九節以不刊空而擲之
 若雷公掣火逐烏尾之蜿蜒握而即之若飛仙縮
 劍袖青蛇之連鱗故假其威可以折衝乎外侮論
 其壽可以竊比乎銅仙昔太師之謝疾孔賜靈壽
 以優賢迨元老之褒崇楊彪亦延年之寵頒自非高
 年與碩德尊更老之衣冠若盜聲之處士樊英曾何
 足以上煩茲珍木之自重不與鳩玉以同班苟所
 杖之非人固不如隨策於魯連願斯杖之納友適

先生之解官當先生今年之初度去杖鄉之期尚
 十有九年胡爾杖之介壽相世步之多艱先生方
 倦游而欲息復賈勇而挽前鄙丈人之荷蓀招太
 乙而吹烟或梯之以奔月或跨之以入淵或採桃
 桡於西崑之池或摘菡萏於太華之巔凌萬里於
 一息歟曾舉於九關排閭闔以自許誓持危而扶
 奠托六尺以不負心寸鐵以同堅茲鐵靈之爲杖
 微斯人其孰專既託先生之金石長與君子周旋

重為歌曰

杖子杖子爾之生也勁且良又靈且壽子神隱顯
之不常山中之人子壽而康今何日子杖以自強
與爾杖子相羊鬼工避射子豺虎避俚與爾杖子
靈長崆峒齊道子南極齊光與爾杖子既安且藏
慎勿見水踴躍去變為干將

麗則遺音卷之四

依明印溪草堂寫本校原本金考章所手勘也
乙丑十二月初日沈姓志

湖廣鄉試

乙亥科

荆山璞賦

第三名謝一魯 瀏陽人

初考楊縣尹批此賦極善形容如蠟色瓜
紋之語皆諸卷所無

覆考何推官批此賦但賦荆璞不援事實
所見獨高其席上之珍乎

同考林知州批諸作無不用卞和故事此
獨不然貴玉賤珉當為刮眼

考官劉提舉批是玉也不徒爲楚之寶而
爲天下寶矣

吾嘗挾秋空之飛僊夜躋太華之危巖闖牛斗之
消息覩神光之燁然白氣殊厖丘之金精紅光異
古嶽之龍泉溫其瑞靄之明潤無廼荆山竒璞之
寶煙乎是山也派分南北之條脉界龍門之河侯
大行之演迤婉玉屋之嵯峩址揖翠於賀蘭西鑿
白於蓬皤鍾玄黃之磅礴萃陰陽之至和孕粹質

於山骨晦美材於崑阿狀假色於蠟丸紋布瓜於
仙娥斥抵鵲之輕議陋種石之傳訛也方其深韜
神彩匪銜精瑛土不泉而澤潤木不春而敷榮抱
雕琢之全器養天真之混成不求知於隋卞價默
重於連城保厥美以待聘類有道之儀形及至王
命徵材括匠搜竒罄昆岡之異產撫藍色而無遺
乃窮其幽乃陟其危忽至珎之神遇爛光華之陸
離威暴羸其莫攘資萬鎰其焉輸付良工而制器

甘磨礮之靡辭湛秋水之無痕瑩春冰之不疵十
 叢玕上方之璽五瑞輯邦國之圭亦比德於君子
 珩環珮其相隨按步趨之節奏則肆夏而中采齊
 若乃瑚璉璋瓚之器蒼璧黃琮之類或飾朝覲之
 盛儀或潔郊社之明祀華治世之文物擅廟廊之
 至貴於是琅玕厚顏玫瑰懷媿夜光明月南金火
 齊皆立下風而不可與並議也嗚呼物以質美而
 見珍士以材德而登崇想荆行之育秀實楚王之
 攸鍾咸韞積而需時豈抱泣於途窮嗟砭砭之下
 材費琢磨之微功忝藍田之雙壁追玉樹之遺風
 乘寶賢之盛際豈信美而不庸倘玉人之一頤庶
 觀光於群玉之峰

荆山璞賦

第四名孔澮

沅陽山長

初考何縣尹批賦以言志也保厥美於忠

貞幸無忘斯言

覆考楊縣尹批明識一顧價重連城

同考解教授批來歷從容鋪排嚴整體製

溫粹音韻鏗鏘其荆山之玉鋪排闡闡而

披琅玕近在目下

同考何推官批琅玕自陳抱負可知

同考林知州批山輝玉潤賦其玉乎

考官劉提舉批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繫荆山之精子鍾南慧之地靈大和塊北子至寶

以生偉茲璞之孕瑞子后祗協而儲禎嗟一岑之

木剖子妙腹蘊而天成藏瑰奇於山骨子羗匪瓊

而匪瑛若一規之渾淪子含太極於素形春陽動

地子若燠而栗涼飈掠木子若振而聲火流石裂

子崖屋借蔭林谷凝沍子託溫以榮雲興而白虹

晝見日出而晴煙曉蒸鏟彩薄昆岡之燄含輝失

夜光之明山暉而暖翠欲滴木潤而寒梢擁青瓊

琳琅玕晦形而隱質瑤琨琰遁魄而韜英苟是

璞之不遇終茲山而鎮寧幸卞和之賞識躋茲璞

而上升璞遇和而益重和遇璞而弗輕肯韞匱而
緄罷願持獻於明廷錯砒砒而莫辨奄擲地而鏗
錡嗟再獻而再刖仰泣泣而拊膺蹇至璞之我厄
羞持此而焉徵矢予心而弗渝益抱璞而兢兢感
嗣主之見知致良工而起驚剖一殼之鴻濛判玉
石於衡平諧明識之一顧寔價重於連城嗚呼和
不自寶故獻厥君楚不此寶惟寶善人謂此寶之
遇邪故楚得以歸乎趙謂此寶之不遇邪故趙得

以反乎秦嗟秦城之不償賴相如之至人復全璧
以我歸寧久屈而終信猗歟我元一視同仁所寶
惟賢多士彬彬明廷列圭璋之聞望朝著鏘珂珮
之摺紳玉堂之風月如画奎章之瑤閣飛雲昂昂
瑚璉之器煌煌席上之珍登賢能於天府徵黎獻
於海濱各懷材以自見孰抱璞而隱淪愚生斯世
琢磨日新惟善賈以待沽保厥美於忠貞外璞質
而弗章內玉德而存誠際明良之嘉會登風雲之

要津叫閭闔之九重披琅玕以自陳

荆山璞賦

第五名文逢原

攸州人

初考何縣尹批變化陳腐之談鋪張雅麗

之語可以沽矣何必韞

覆考楊縣尹批此賦間架整齊文藻流麗

其閑處點染亦自勝人儕之衆作猶珉玉

自不相混文章可以觀人氣宇此必才士

也夫

同考何推官批場中獨此賦能為卞和諱

同考林知州批此作不失六義之體而有

騷人之風爰敕有司錫之以踊與諸卷用

剛字者不同矣

考官劉提舉批能賦能怨其陳之也有鋪

張之體其投之也無震懼之態於是荆山

之潤為斗牛之光矣蓋昔之不善獻者其

口三緘而今之能言者獻不待三也

客有仰觀乾象俯辨坤方睇翼軫之淪精知至寶
之韜光步熊繹之故墟凜寶氣之厖涼朝發軔於
方城夕弭節乎荆之陽擅鬼神之奸秘啓山澤之
天藏眩神光之霍暉得美璞於崇岡觀其陽紋綜
錯陰縵緼網瑤草藉其虹光碧蘚暈其龍鱗散餘
彩之庚庚凝乎尹之續續信太和之精粹鍾元氣
之真淳毓自異於璠璵夫豈混於砉珉超楚產而
而負絕匪罍丹之與鄰韜至美以內蘊煥明德之

外新昭聞望之顛顛儼文質之彬彬渾予太朴溫
其陽春闡珍燭乎岷嶓之顛流液濺乎江沱之濱
以之而爲圭璧可以輯瑞於皇家以之爲瑚璉可
以薦禧於明神藍田之質不足以麗美垂棘之璧
未可以等倫是宜曠千載而亦遇夫豈輕售而自
陳者哉於是拭之以玄纁之密麗濯之以滄浪之
清漪重之以什襲藉之以重緹聞楚王之貴寶也
歷郢都而獻之王方雜百寶以零亂眩衆目之盱

唐見遺書 七
昭寸珠照乘子錯落尺璧連城子陸離競華藻於
錙銖角織巧於毫釐勃然願謂群臣曰彼可謂懷
朴以自售而獻芹之無知吾觀其所獻者特渾然
而圭角不露朴然而質實無奇得非相與爲欺乎
迺具憲章爰勅有司錫之以踊拒之以辭客乃益
允信以自寶終不忍於遐遺望君門而再獻責愈
嚴而愈危於是喟然而歎戚然而噫曰吾寧混跡
砥硤乎抑將自銜其瑾瑜乎吾寧韞匱藏諸乎抑

將待賈沽之乎物固各有所遇子遇固各有其時
鑒至寶於未遇子匪知音其爲誰遂抱璞沉吟矢
之以詩曰璞楚產子岳示炳靈坤珍萃子紛此內
美渾然天成德無媿子玉以比德謇余好脩不避
棄子抱彼璞子或三獻子爲國之瑞子

荆山璞賦

第十名范琮 武昌人

初考何縣尹批賦得騷體誠可在瑚璉之
列者也

履考解教授批荆山之璞其遇知矣

同考何推官批追琢其章非復荆山之璞

矣

同考林知州批得騷雅體

繫荆山之蜿蜒而特起予莫南服之名州鬱至和
之輪囷予鍾美璞於巖幽洞乎尹之翦射予光陸
離之曄曄外雖質而中則富予豈砮砮之同類發
奇祥於道側予良何玉之久湮苟獲用於瑚璉予

亦斯璞之稱情爰見遇於和氏予涕淋浪而淖茲
曰昔至寶之不沒予今何困於塗泥迺三沐而三
薰予暨什襲以珍藏彼燕石而猶或偶予人何易
此以爲常遂齋沐以上獻予冀君王之見知何玉
人之匪識予咸或謂此爲瓦礫之資紛招尤而獲
罪予重茲玉之不幸乃捐淚而長撫予抱終古之
深恨豈爾質之匪良予嗟予命之弗時琨珉進而
砮石用予反誚爾以爲珉差吉日以再獻予庶或

伸於一遇苟愚心之信脩子雖三則其亦何願懷
茲玉以長邁子乃復叩乎君之門吾固知銜玉求
售之匪正子將竭忠而欲言倘茲玉之足徵子庶
臣心之爲泰也苟一獻而遽舍子予不忍爲此態
也切獨感此厥故子豈會遇之有期信昭質之未
虧子夫何懼而自悲彼魚目之混真子嗟莫察其
非是暨夜光之載照子人孰不以此爲貴嗟余生
之未晚子方佩玉以夷猶倘獲知於夫子子亦斯

璞之是投少歌曰崑崙荆山莫南服子輝輝良璞
光燁煜子人不爾知爾無自傷子吾將偕子朝明
光子

荆山璞賦

第十五名陳孟賓

清湘人

同考楊縣尹批此賦有置有體不亟不徐
語皆治擇無瑕類平正之選也

考官劉提舉批賦不必恠詭自然可愛如
得此寶不忍去手

夫何荆山綿亘幾千里子連沃壤之陂陀儲天地
之精英子孕元氣之至和噫璞玉之珍寶子獨異
產乎其阿涵乎尹之美質子尚溫潤而鎮密吐白
虹之蜿蜒子與天光而射激諒非璠而非璵子異
連城之雙壁豈昆岡之所產子配齊王之萬鎰彼
翩翩之卞氏子道安適而逢之恣然爲之太息子
爾何橫棄乎此歛妄珍藏而什襲子愿與子而同
歸吾將獻之元侯子爲國家之重器何靈脩之不

察子竟莫別其爲瑞悲再獻而再削子雖信美其
焉能喻將曰彼之昏昏子亦乃子之不知賴後王
之繼作子寧覺彼之非天得致身而上達子步府
庫以周旋因文章以刺畫子友六璽以相先歷秦
漢以至今子羗歷世而幾年重聲價於九鼎子與
鎮圭以爲伍觀上國之光華子獻圖書於天府雖
一時之孔厄子曾何足爲輕重之累也曠千載而
獨存子乃知顯晦之各有遇也嗟物理之用舍子

豈臆度之可量昔韞於荆山之野子方困迤於榛
荒願自同於瓦礫子孰有望於君子之堂匪卞和
之一願子則終然而遁藏今荆州之廣土子山猶
此山川嶽發其鬱積子豈惟王之惟然鍾抱璞之
竒材子產席珎之諸賢溘埃風而上征子將自獻
於天闔與前賢千載而增光子使荆山並日月以
昭縣爰作詩以載歌子庶永久而流傳詩曰倬彼
荆山鬱穹窿子吁嗟璞子山所鍾子猗歟國寧德

配天子不寶遠物惟寶賢子思澤勿敷被萬國子
蓋將勒荆山之石子子以頌億萬載之功德

麗則之名其殆傷今之賦之不古乎觀其三
良以下追逐屈宋殆如鐵厓之嶄絕峭刻人
固未易于攀緣也然而叶律鏗鏘立格古雅
而陳意正大誠有可則者場屋之士果能仿
佛其步趨吾知斯文之復古矣至正癸未正
月二日金華胡助跋于吳山鐵嶺

始余讀東維子集正誅不載一賦復簡鐵厓
文集僅有土圭蓮花漏記里鼓車三作亦未
見其熟達氣韻既得元乙亥科湖廣鄉試荆
山璞賦一冊末載蕪夫樛賦三十有二篇標
其首曰爾則遺音古賦程式其同年進士黃
子肅評焉真能祖騷而宗漢奚止除完顏之
粗儂沈宋末萎弱之氣而已耶揚雄云詞人
之賦爰以則真無媿矣猶恨太常無逸園二

程文未得見耳海虞毛晉識

麗則遺音卷末附錄

存禮從先生受春醜經學暇則又將瓠筆請
學賦先生不之許謂賦與義學實為兩途俟
義畢然後顯工於賦也義未脫陳言訓詁賦
則屈宋賈馬之文章後生兼屈宋之資賈馬
之學而欲援筆為賦不為叶韻口義則為傳
奇俳語而已耳且歷評八科目呂來諸賦無慮
千餘篇而的可傳後者太極天馬瀛洲金馬
門數篇而已賦之難不夫甚乎存禮生江淞

承先生教學賦期與古準竊窺江廣賦手繼
瀛洲金馬者尚為有以而江淞之賦求繼太
極者則盲龍扁榜至於淞江蓋一解劣一解
文氣日卑則夫未有振而作之者之過耳先
生酒甘昔嘗自歌三良八陣延陵望諸露梓
鐵箭等佗且訓諸生免賦不難於填布事實
而難於豁達氣韻也故先生之賦多英氣寔
得於天資而克之呂問學蔚為詞宗誠非一

昔儕輩之所可及也其太常霖逸圖二賦程
文已見茲得先生私擬又凡三十有二篇系
設私有遂命諸梓呂廣其傳庶斯文未覩之
秘得呂一日覩也豈非後學之快哉至正元
季春正月望日門人陳存禮謹跋